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小說裡的人文蘊涵

陳碧月*

摘 要

本論文要從人文品質探究余華的長篇小說——《許三觀賣血記》的價值與特色：從「行善避禍」、「知恩圖報；以德報怨；言而有信」、「超越『血緣』的人性溫情」、「正面樂觀」、「患難見真情」和「對弱勢族群悲天憫人的關懷」六項切入研究。

希望能夠藉由小說閱讀提升通識人文教育，使得傳統的書寫資源與現實關懷得以接軌，也能更廣泛地提供通識教育相關的人文教材，透顯出通識教育的發展脈絡與全面。

關鍵詞：通識、人文教育、小說、余華

* 作者為實踐大學博雅學部教授，E-mail: piyueh@mail.usc.edu.tw。對於二位匿名評審人所提之修改意見，作者致上誠摯謝意。

一、前言

余華，是中國大陸當代知名的小說家之一，與葉兆言和蘇童齊名，從 1984 年發表小說以來，就是大陸先鋒派小說的代表。余華的父母是醫生，從小住家就在醫院的太平間附近，小時候就經常聽到有人在哭送親人，面對生死的場面，使得他比一般人更早領悟生死的痛苦與問題，於是在他的許多作品中都見到描寫生死的主題。本文所要討論的長篇小說《許三觀賣血記》，曾被評選為「九十年代最有影響的十部作品」，也是「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世紀百強)的五百多本評選書目之一，可見這部作品的價值。

一部感人肺腑的小說，是足以召喚多層次的生命經驗的，這是相當重要的文學價值所在，《許三觀賣血記》正是以相當博大的格局寫盡了中國人的苦痛，並以寬厚的溫情描繪磨難的人生，同時也表達了每個生命都會找到出路的求生意志。小說的真實感越強，感染人的程度就越大，那樣才能引發讀者最大的「人文」效益。

本論文著重探究《許三觀賣血記》人文品質的價值特色，小說交融著時代的荒謬、矛盾與諷刺，而對人的生存尊嚴提出關注，關注其生存狀態與生活品質，尤其是對弱勢族群的關懷、愛護與協助。社會文明進步與否，便是以「人文關懷」為指標，尤其人類自覺意識提高就是直接反映在「人文關懷」的深度上的，這是《許三觀賣血記》所關注的現實的人文關懷的精神，也是本文所要研析的重點所在。

本文將從六個面向切入，探究其人文品質的價值特色：「行善避禍」、「知恩圖報；以德報怨；言而有信」、「超越『血緣』的人性溫情」、「正面樂觀」、「患難見真情」和「對弱勢族群悲天憫人的關懷」。

文學評論家王德威認為余華這十年來的創作「以怪誕的人事情境、冷冽的近乎黑色幽默的筆法，吸引(或得罪)眾多讀者。……父系家庭關係的變調，宿命人生的牽引，死亡與歷史黑洞的誘惑，已成他作品的註冊商標。而這些特徵競以身體的奇觀——支解、變形、侵害、瘋狂、死亡——為依歸……見

證了一代中國人的苦難。」¹的確，《許三觀賣血記》以小人物許三觀的角度和立場去看大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五、六十年代——的強烈轉變，余華從第十八章到二十五章，藉由文字透過許三觀的視角介紹給讀者整個政治環境的變化，許三觀對許玉蘭說：

今年是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大躍進，大煉鋼鐵，還有什麼？我爺爺，我四叔他們村裡的田地都被收回去了，從今往後誰也沒有自己的田地了，田地都歸國家了，要種莊稼得向國家租田地，到了收成的時候要向國家交糧食，國家就像是從前的地主，當然國家不是地主，應該叫人民公社……我們絲廠也煉上。鋼鐵了，廠裡砌出了八個小高爐，我和四個人管一個高爐，我現在不是絲廠的送繭工許三觀，我現在是絲廠的煉鋼工許三觀，他們都叫我許煉鋼。你知道為什麼要煉那麼多鋼鐵出來？人是鐵，飯是鋼，這鋼鐵就是國家的糧食，就是國家的稻子、小麥，就是國家的魚和肉。²

許三觀對許玉蘭說：

我今天到街上去走了走，看到很多戴紅袖章的人挨家挨戶地進進出出，把鍋收了，把碗收了，把米收了，把油鹽醬醋都收了去，我想過不了兩天，他們就會到我們家來收這些了，說是從今往後誰家都不可以自己做飯了，要吃飯去大食堂，你知道城裡有多少個大食堂？我這一路走過來看到了三個，我們絲廠一個；天寧寺是一個，那個和尚廟也改成食堂了，裡面的和尚全戴上了白帽子，圍上了白圍裙，全成了大師傅；還有我們家前面的戲院，戲院也變成了食堂，你知道戲院食

¹ 王德威：〈傷痕即景，暴力奇觀——余華的小說〉，收入余華著：《許三觀賣血記》序論，臺北：麥田出版，1997.5，頁25-26。

²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臺北：麥田出版，1997，頁149。

堂的廚房在哪裡嗎？就在戲臺上，唱越劇的小旦、小生一大群都在戲臺上洗菜淘米，聽說那個唱老生的是司務長，那個丑角是副司務長……³

這一年夏天，許三觀從街上回到家裡，對許玉蘭說：

我這一路走過來，沒看到幾戶人家屋裡有人，全到街上去了、我這輩子沒見過街上有這麼多人，胳膊上都套著個紅袖章，遊行的、刷標語的、貼大字報的，大街的牆上全是大字報，一張一張往上貼，越貼越厚，那些牆壁都像是穿上棉襖了。我還見到了縣長，那個大胖子山東人，從前可是城裡最神氣的人，我從前見到他時，他手裡都端著一個茶杯，如今他手裡提著個破臉盆，邊敲邊罵自己，罵自己的頭是狗頭，罵自己的腿是狗腿……

你知道嗎？為什麼工廠停工了、商店關門了、學校不上課、你也用不著去炸抽條了？為什麼有人被吊在了樹上、有人被關進了牛棚、有人被活活打死？你知道嗎？為什麼毛主席一說話，就有人把他的話編成了歌，就有人把他的話刷到了牆上、刷到了地上、刷到了汽車上和輪船上、床單上和枕巾上、杯子上和鍋上，連廁所的牆上和痰盂上都有。毛主席的名字為什麼會這麼長？你聽著：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一共有三十個字，這些都要一口氣念下來，中間不能換氣。你知道這是為什麼？因為文化大革命來啦……⁴

許三觀有點明白什麼叫「文化大革命」？「其實就是一個報私仇的時候，以前誰要是得罪了你，你就寫一張大字報，貼到街上去，說他是漏網地主也

³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頁 149-150。

⁴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頁 200。

好，說他是反革命也好，年月最多的就是罪名，隨便拿一個過來，寫到大字報上，再貼出去，就用不著你自己動手了，別人會把他在死裡整。」⁵

以上的文字雖是輕描淡寫提到了大躍進、全民煉鋼、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其中卻是涵括了沉重的歷史洪流的傷害。小說之後還寫到了毛澤東一連串的指示：「要文鬥，不要武鬥。」於是大家放下了手裡的刀和棍子；「要複課鬧革命。」於是學校開始上課；「要抓革命促生產。」於是大家都回到工作崗位；「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於是知識青年們就到農村插隊落戶。

小說提及的大饑荒、上山下鄉以及文革十年的場面，栩栩如生，發人深省。

小說反映現實人生，比起「正史」更足以感動人心，擴大思考格局。《許三觀賣血記》對於「通識教育」的相關課程相信在教材運用上是能夠提供相當大的效益的。

希望經由本文的研析，能夠達到以下兩個目的：一是，藉由小說閱讀提升人文教育，使得傳統的書寫資源與現實關懷得以接軌。二是，能更廣泛地提供「通識教育」相關的人文教材，透顯出通識教育的發展脈絡與全面。

二、小說宣揚人文品質的價值與特色

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以「賣血作為主線，貫穿其中的是當時底層民眾揮之不去的生存苦難，透過這些苦難折射出溫暖的人道主義和人文關懷。……苦難中的溫情所體現出的對人和生命的尊重和關懷，成就了這部小說的文學價值。」⁶

小說的故事大要是：絲廠工人許三觀第一次賣血，是因為巧遇隔壁村的

⁵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頁 201。

⁶ 歐陽欽：〈苦難中的溫情——解讀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語言文學研究》，2010 年 7 月，頁 18。

朋友要到城裡醫院賣血，他們認為賣血的男人才身強體壯，才有資格娶妻，出於好奇，也為了證明自己，所以就跟著去賣血。後來，用掙來的三十五塊娶了許玉蘭，陸續生下了一樂、二樂和三樂三個兒子。後來，卻得知他最疼愛的一樂是許玉蘭在婚前和無緣的情人何小勇所生。雖然血緣關係惹起一連串的家庭風波，但許三觀卻總是在最緊要的關頭爲了家人，又一次次的去賣血，一關關地度過生命中的驚滔駭浪。

余華關注底層百姓的現實生活，也善於在對立的矛盾人性中，展現人性的溫情，他不隱藏人性中的「惡」，但也盡力去挖掘其中的「善」，並且在美醜善惡的較量中，讓「善」征服了「惡」，極力展現了人性的價值以及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所帶來的超越平常的感人力量。

(一) 行善避禍

許三觀知道一樂非親生兒子後，於是耍起任性不再分擔家務，也故意在言語上找許玉蘭麻煩。

三樂愛玩彈弓，這次打中了方鐵匠的小兒子，小兒子找了大哥來報仇，一樂也來替三樂出頭，用石頭把方鐵匠大兒子的頭砸傷了，卻賠不出醫藥費。全家簡陋的傢具都被方鐵匠找人搬走了，許三觀要許玉蘭去找一樂的親生父親何小勇出錢，卻惹得何小勇夫妻不認子的無禮辱罵。最後，許三觀只得去賣血還醫藥費，這是他第二次賣血。

小說描述許玉蘭感動許三觀的付出，再次跑到何小勇家亮起嗓子對鄰居訴說：

「你們都知道何小勇不要自己的兒子，你們都知道我前世造了孽，今生讓何小勇占了便宜，這些我都不說了，我今天來是要對你們說，我今天才知道我前世還燒了香，讓我今生嫁給了許三觀，你們不知道許三觀有多好，他的好是幾天幾夜都說不完，別的我都不說了，我就說說許三觀賣血的事，許三觀爲了我，爲了一樂，爲了這個家，今天都到醫院裡去賣血啦，你們想想，賣血是妄丟命的，就是不丟命，也會

頭暈，也會眼花，也會沒有力氣，許三觀爲了我，爲了一樂，爲了我們這個家，是命都不要了……」⁷

兩年後的一天，何小勇被一輛卡車撞到了，許三觀認爲何小勇做了壞事不肯承認，果然老天有眼「惡有惡報」，許三觀總結說：「所以，做人要多行善事，不行惡事。做了惡事的話，若不馬上改正過來，就要像何小勇一樣，遭老天爺的罰，老天爺罰起人來可是一點都不留情面。都是把人往死裡罰，那個何小勇躺在醫院裡面，還不知道死活呢。」⁸許三觀還對比自己身強力壯，臉色紅潤，雖然日子過得窮苦，但身體好就是本錢，是老天爺獎給他的，說著許三觀還使了勁，讓鄰居們看看他胳膊和腿上的肌肉說，雖然他做了十三年的「烏龜」，可是一樂跟他很親，平日裡有什麼好吃的，總先問：爹，你吃不吃？他認爲一樂對他好，也是老天爺獎勵他的。

作者有意藉著許三觀的語言，宣揚「舉頭三尺有神明」、「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以及「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因果報應的說法，讓好因得好果，惡因得惡果的天道報應觀念深植人心，同時也勸人行善避禍，具有勸懲的作用。

(二) 知恩圖報；以德報怨；言而有信

何小勇躺在醫院快要死了，城西的陳先生開處方，但卻說這些藥只能治身體，治不了何小勇的魂，所以建議要他的親生兒子上屋頂去，對著西天喊：「爹，你別走；爹你回來。」何小勇的魂還沒有飛走的話，就會留下來。

何小勇的妻子哭求許玉蘭開恩，讓一樂去把何小勇的魂喊回來，說是一樂要是不去喊魂，她就要做寡婦了。許玉蘭抓緊機會報前仇說：「我的命好，他們都說許三觀是長壽的相，說許三觀天庭飽滿，我家許三觀手掌上的那條生命線又長又粗，就是活到八、九十歲，閻王爺想叫他去，還叫不動呢。我

⁷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頁 126。

⁸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頁 183-184。

的命也長，不過再長也沒有許三觀長，我是怎麼都會死在他前面的，他給我送終。做女人最怕什麼？還不是怕做寡婦，做了寡婦以後，那日子怎麼過？家裡掙的錢少了不說；孩子們沒了爹，欺負他們的人就多，還有下雨天打雷的時候，心裡害怕都找不到一個肩膀可以靠上去……。」⁹

何小勇的妻子越哭越傷心，說怎麼說何小勇也是一樂的親爹。許玉蘭又笑嘻嘻地說：「這話你要是早說，我就讓一樂跟你走了，現在你才說何小勇是一樂的親爹，已經晚了，我男人許三觀不會答應的、想當初，我到你們家裡來，你罵我，何小勇還打我，那時候你們兩口子可神氣呢，沒想到你們會有今天，許三觀說得對，你們家是惡有惡報，我們家是善有善報。你看看我們家的日子，越過越好，你再者看我身上的襯衣，這可是棉綢的襯衣，一個月以前才做的……。」¹⁰

許玉蘭雖說是在言語上「回報」了何小勇的妻子，但是刀子嘴豆腐心的她還是力勸許三觀答應讓一樂去喊魂，許玉蘭說：「何小勇的女人都哭著求上門來了，再不幫人家，心裡說不過去。他們以前怎麼對我們的，我們就不要去想了，怎麼說人家的一條命在我們手裡，總不能把人家的命捏死吧？」¹¹許三觀氣歸氣，最後還是動了善念，他對一樂機會教育說：「一樂，我為什麼和我四叔感情深？就是因為四叔把我背回到爺爺家裡的，做人要有良心。我四叔死了有好幾年了，我現在想到四叔的時候，眼淚又要下來了。做人要有良心，我養了你十三年，這十三年裡面，我打過你，罵過你，你不要記在心裡，我都是為你好。這十三年裡面，我不知道為你操了多少心，就不說這些了，你也知道我不是你的親爹，你的親爹現在躺在醫院裡，你的親爹快要死了，醫生救不了他，……何小勇以前對不起我們，這是以前的事了，我們就不要再記在心裡了，現在何小勇性命難保，救命要緊。怎麼說何小勇也是個人，只要是人的命都要去救，再說他也是你的親爹，你就看在他是你親爹

⁹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頁 187。

¹⁰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頁 188。

¹¹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頁 190。

的份上，爬到他家的屋頂上去喊幾聲吧……一樂，你記住我今天說的話，做人要良心，我也不要你以後報答我什麼，只要你以後對我，就像我對我四叔一樣，我就心滿意足了。等到我老了，死了，你想起我養過你，心裡難受一下，掉幾顆眼淚出來，我就很高興了……。」¹²

在許三觀對一樂的這一大段話裡，不但教化著我們受人滴水之恩，必當湧泉以報，也要以「德」來和解仇怨，因為冤冤相報何時了，只有學習放下仇恨，才是等於放過自己，我們也絕對不會因為對方受苦，而讓自己的良心好過的。

許三觀讓許玉蘭帶著一樂到何小勇家屋頂上去喊魂，但是一樂卻不配合，在眾人的圍觀下，一樂就是不願喊，因為他不承認何小勇是他的親爹，他認定的爹只有許三觀。後來何小勇的朋友建議把許三觀找來，也許一樂就會聽話了。果然一樂見到許三觀，說他在屋頂上待夠了，要他快來接他下去，但許三觀卻對一樂說他現在還不能上去接他，他還沒有哭喊，何小勇的魂還沒有回來。許三觀勸著一樂說：「一樂，你聽我的話，你就哭幾聲，喊幾聲，這是我答應人家的事，我答應人家了，就要做到，君子一言，駟馬難追，再說那個王八蛋何小勇也真是你的親爹……。」¹³

一樂終於在屋頂上哭了起來，但他哭的是許三觀不是他的親爹。

雖然最後何小勇還是撒手人寰，但是，言而有信的許三觀卻是對得起自己的良心，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讓曾經被何小勇拒絕家門外的一樂，盡了人子的義務，也算是仁至義盡了。

(三) 超越「血緣」的人性溫情

歐陽欽在〈苦難中的溫情——解讀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一文中，評價該部作品的「藝術魅力在審美意蘊上表現為寫出了作者對苦難的獨特體驗和深刻的理解，以及透過苦難所呈現出的人性深處的眞善美，即苦難中的溫

¹²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頁 191-192。

¹³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頁 197。

情，這溫情可以理解為人道主義和人文關懷。」¹⁴

小說裡的許三觀在得知他最愛的一樂非他親生，父子間的情感起了變化，一樂打傷方鐵匠的兒子，許三觀是在何小勇不願出面解決的最後關頭，才去賣血賠償醫藥費。後來，第三次賣血是為了解復妻子婚前的不忠，而跑去和他結婚前所中意的林芬芳偷情，以賣血的錢買了補品送去給生病的林芬芳。第四次賣血是在自然災害那一年，全家吃了五十七天的玉米稀粥，他為了想給全家吃一頓好的，又去賣了一次血，但這次只拿到三十元，因為被李血頭抽走了五元。

正因為是荒年，賣血不易，所以，許三觀只願意拿五角錢給一樂去買烤紅薯，而不願帶一樂一起去吃麵。許三觀對一樂說：「一樂，平日裡我一點也沒有虧待你，二樂、三樂吃什麼，你也能吃什麼。今天這錢是我賣血掙來的，這錢來得不容易，這錢是我拿命去換來的，我賣了血讓你去吃麵條，就太便宜那個王八蛋何小勇了。……如果你是我的親生兒子，我最喜歡的就是你。」¹⁵

一樂為此去投奔何小勇，希望他的親生父親可以帶他去吃麵，但卻遭何小勇打罵、趕走。身心受創的一樂沒有往回家的路上走，後來，許玉蘭和許三觀到處找他，找急了，許三觀一見到一樂後破口大罵，一樂卻說想吃東西，想睡覺：「我想你就是再不把我當親兒子，你也比何小勇疼我，我就回來了。」¹⁶ 許三觀在疲憊的一樂身前蹲下來，對他說：「爬到我背上來。」許三觀雖然嘴裡不停地罵著一樂，但卻往麵店走去：

一樂看到了勝利飯店明亮的燈光，他小心翼翼地問許三觀：

「爹，你是不是要帶我去吃麵條？」

¹⁴ 歐陽欽：〈苦難中的溫情——解讀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語言文學研究》，2010年7月，頁16。

¹⁵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頁167。

¹⁶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頁181。

許三觀不再罵一樂了，他突然溫和地說道：「是的。」¹⁷

許三觀在重要的關鍵時刻所展現的「無」血緣卻「有」感情的父子間偉大的親情，是相當令人動容的。

許三觀的第五次賣血也是爲了一樂，一樂下放農村回家時連路都走不動了，休息了幾天，許三觀夫婦就趕他趕快回鄉下，他們指望他在鄉下好好幹，才能早一天抽調回城。許三觀送著虛弱的一樂走，到了醫院大門前許三觀要一樂等他一會兒，原來他又跑去賣血了。在碼頭等船時，許三觀從胸前的口袋裡拿出了三十元，塞到一樂手裡，一樂推辭著，許三觀說：

「這是我剛才賣血掙來的，你都拿著，這裡面還有二樂的，二樂離我們遠，離你近，你去他那裡時，你就給他十元、十五元的，你對二樂說不要亂花錢。我們離你們遠，平日裡也照顧不到你們，你們兄弟要互相照顧。」

「這錢不要亂花，要節省著用。覺得人累了，不想吃東西了，就花這錢去買些好吃的，補補身體。還有，逢年過節的時候，買兩盒煙，買一瓶酒，去送給你們的生產隊長，到時候就能讓你們早些口子抽調回城。知道嗎？這錢不要亂花，好鋼要用在刀刃上……」¹⁸

雖說「血濃於水」，但小說裡卻展現了超越血緣關係的更深層、更溫厚的無私的情感。

小說更感動人的，還在於許三觀以賣「血」的救子行動去證明他對一樂的愛。一樂得了肝病，送進了上海的醫院，爲了湊醫藥費，他計畫要一路賣血，中間不能休息，否則一樂就沒錢治病了。他認爲他活到五十歲了，做人的滋味也嘗過了，算是值得了，可是一樂才二十一歲，還沒娶妻，還沒好好

¹⁷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頁 182。

¹⁸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頁 224。

活過，要是就那麼死了，真是太吃虧了。於是，他在十天內連賣四次血，直到失血休克昏厥過去，醫院輸血救起他，他還央求醫生把別人的血收回去，他不想欠人，他這輩子沒拿過別人的東西。最後當許三觀趕到醫院，見到空床，以為一樂死了，嚎啕大哭時，見到正要走進病房的一樂和妻子才為病情好轉的一樂慶幸！

許三觀對一樂的感情，是在養育的艱困環境，相知相惜中一點一滴培養起來的，那是一種超越血緣關係的山高海深的溫情，撼動人心，全然展現了人性中的真性情。

(四) 正面樂觀

在「絕處逢生」中挖掘對人性的關懷，應該是余華在小說中很能夠讓人看透的要旨，於是，我們見到余華塑造許三觀的性格是「一種喜劇的性格，但在現代社會中，卻很難說是快樂的」雖然他「被動、粗糙而又無奈地活著」但「正是這種帶有喜劇性的人性的思想境界能夠保證他以賣血的方式被動地抵抗苦難。」¹⁹

許三觀似乎以「阿 Q 心理」去面對生活，比如：有人傳言一樂長得不像他，不是他的小孩，許三觀便自我安慰對自己說：「他們說一樂長得不像我，可一樂和二樂、三樂長得一個樣……兒子長得不像爹，兒子長得和兄弟像也一樣……沒有人說二樂、三樂不像我，沒有人說二樂、三樂不是我的兒子……一樂不像我沒關係，一樂像他的弟弟就行了。」²⁰

又如：在荒年時期，飢餓是大家共有的恐怖經驗，許三觀他們家天天喝稀玉米粥，已經喝到對人生感到失望了。但在許三觀生日這天，許玉蘭把留著準備過春節的糖拿出來往玉米粥裡放，除了三個兒子各一碗外，還特別多留了一碗給許三觀，但許三觀最後還是把那一碗留給了孩子，只要每人給他叩一個頭，算是壽禮。接著還要小孩點菜，他要用「嘴」給他們炒菜吃。三

¹⁹ 蘇菲：〈淺談《許三觀賣血記》的重複敘事及其心理印象〉，《瓊州學院學報》，第 15 卷，第 6 期，2008 年 12 月，頁 76。

²⁰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頁 73。

樂要吃紅燒肉，於是許三觀開始用「嘴」做菜——

「我先把四片肉放到水裡煮一會，煮熟就行，不能煮老了，煮熟後拿起來晾乾，晾乾以後放到油鍋裡一炸，再放上醬油，放上一點五香，放上一點黃酒，再放上水，就用文火慢慢地燉，燉上兩個小時，水差不多燉乾時，紅燒肉就做成了……」

許三觀聽到了吞口水的聲音。「揭開鍋蓋，一股肉香是撲鼻而來，拿起筷子，夾一片放到嘴裡一咬……」

許三觀聽到吞口水的聲音越來越響。「是三樂一個人在吞口水嗎？我聽聲音這麼響，一樂和二樂也在吞口水吧？許玉蘭你也吞上口水了，你們聽著，這道菜是專給三樂做的，只准三樂一個人吞口水，你們要是吞上口水，就是說你們在搶三樂的紅燒肉吃，你們的菜在後面，先讓三樂吃得心裡踏實了，我再給你們做。三樂，你把耳朵豎直了……夾一片放到嘴裡一咬，味道是，肥的是肥而不膩，瘦的是絲絲飽滿。我為什麼要用文火燉肉？就是為了讓味道全部燉進去。三樂的這四片紅燒肉是……三樂，你可以饅饅品嚐了。接下去是二樂，二樂想吃什麼？」²¹

之後，許三觀也給二樂和一樂做了紅燒肉後，還給許玉蘭做了一條清燉鯽魚。許三觀繪聲繪色地做著菜，屋裡響起一片吞口水的聲音，最後，他給自己做了一道爆炒豬肝，他說：

「豬肝先是切成片，很小的片，然後放到一隻碗裡，放上一些鹽，放上生粉，生粉讓豬肝鮮嫩，再放上半盅黃酒，黃酒讓豬肝有酒香，再放上切好的蔥絲，等鍋裡的油一冒煙，把豬肝倒進油鍋，炒一下，炒兩下，炒三下……」

²¹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頁 159-160。

「炒四下……炒五下……炒六下。」

一樂，二樂，三樂接著許三觀的話，一人跟著炒了一下，許三觀立刻制止他們：「不，只能炒三下，炒到第四下就老了，第五下就硬了，第六下那就咬不動了，三下以後趕緊把豬肝倒出來。這時候不忙吃，先給自己斟上二兩黃酒，先喝一口黃酒，黃酒從喉嚨裡下去時熱乎乎的，就像是用熱毛巾洗臉一樣，黃酒先把腸子洗乾淨了，然後再拿起一雙筷子，夾一片豬肝放進嘴裡……這可是神仙過的日子……」

屋子裡吞口水的聲音這時是又響成一片，許三觀說：「這爆炒豬肝是我的菜，一樂，二樂，三樂，還有你許玉蘭，你們都在吞口水，你們都在搶我的菜吃。」

說著許三觀高興地哈哈大笑起來，他說：「今天我過生日，大家都來嘗嘗我的爆炒豬肝吧。」²²

小說從第十八章起講到災難歲月來臨——大躍進、全民煉鋼、人民公社、大饑荒、上山下鄉、文革十年，從水災講到荒年，一連串的天災人禍帶給人們對未來生活的絕望，但是因為許三觀的樂天性格，他總可以在困境中激發出超凡的忍耐力和正面思考的努力方向，帶領著家人、影響朋友一起迎接未知的挑戰。這也正是小說總給人絕處逢生的希望所在。

(五) 患難見真情

除了前面所提到的許三觀對一樂超越血親關係的無悔付出外，許三觀第六次賣血是爲了二樂的前途，要討好他的隊長，所以賣血籌錢，設酒款待隊長。這種在患難中所見到的真情，除了親情外，還有夫妻之情。

文化大革命時期，許玉蘭因爲和何小勇過去的那一段被寫進了大字報，許玉蘭被說成是：破鞋、爛貨，十五歲就做了妓女，出兩元錢就可以和她睡覺，說她睡過的男人十輛卡車都裝不下。許三觀知道許玉蘭難過，要一樂和

²²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頁 162。

二樂到大街上去隨便抄寫一張大字報，抄完了就貼到寫許玉蘭的那張大字報上去。

但是沒過兩天，一群戴著紅袖章的人來到許三觀家，把許玉蘭帶走了。他們要在城裡最大的廣場上開一個萬人批鬥大會，他們已經找到了地主、富農、右派、反革命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差一個妓女，當時離批鬥大會召開只有半個小時，他們終於找到了許玉蘭。

回到家前許玉蘭的左邊頭被剃光了，許三觀便把她的右邊頭也剃了。自此許玉蘭的苦日子就開始了，她胸前掛著木板，上面寫著妓女，每天站到凳子上，又像在批鬥會上一樣，低著頭，一站就是一整天，人說「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但是，許三觀卻是深情相守。有好幾次許玉蘭感激涕零地對許三觀說：「我在外面受這麼多罪，回到家裡只有你對我好，我腳站腫了，你倒熱水給燙腳；我回來晚了，你怕飯菜涼了，就焐在被窩裡；我站在街上，送飯送水的也是你。許三觀，你只要對我好，我就什麼都不怕了……」²³

許三觀給頭髮長出來一些像個小男孩頭的許玉蘭送飯，許玉蘭看到鍋裡全是米飯，沒有一點菜，她也不說什麼，用勺子吃飯，許三觀就在她身邊站著，有幾個人看到許玉蘭坐在凳子上吃飯，就走過來朝許玉蘭手上的鍋裡看，許三觀趕緊把許玉蘭手上的鍋拿給他們看，跟他們說，鍋裡只有米飯、沒有菜。他說他若給許玉蘭吃菜就是包庇她了。等他們走開後，許三觀輕聲對她說：「我把菜藏在米飯下面，現在沒有人，你快吃吃口菜。」許玉蘭用勺子從米飯上面挖下去，看到下面藏了很多肉，許三觀為她做了紅燒肉，她就往嘴裡放了一塊紅燒肉。許三觀輕聲那是他偷偷給她做的，兒子們都不知道。

許玉蘭在工廠、學校、大街和廣場上都被批鬥過，但有個人卻要許三觀家裡也要開批鬥會。大家都盯著他們，他只能照做。許三觀交代兒子批鬥時，不能叫許玉蘭「媽」，只能叫她名字。他們四個人都坐著，只有許玉蘭站在

²³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頁 205-206。

那裡，許玉蘭低著頭，就像是站在大街上一樣。許三觀對兒子們提議，許玉蘭在街上站了一天了，腳腫腿麻，是否舉手同意讓她坐在凳子上。後來，許玉蘭也坐在凳子上了，許三觀要兒子都要發言，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別人問起來，就可以理直氣壯說都發言了。但是三個孩子都問不出話來，許三觀便為許玉蘭辯解著：「他們說許玉蘭是個妓女，說許玉蘭天天晚上接客，兩元錢一夜，你們想想，是誰天天晚上和許玉蘭睡在一張床上？……就是我，許玉蘭晚上接的客就是我，我能算是客嗎？……我當年娶許玉蘭花了不少錢，我雇了六個人敲鑼打鼓，還有四個抬轎子，擺了三桌酒席，所有的親戚朋友都來了，我和許玉蘭是明媒正娶。所以我不是什麼客，所以許玉蘭也不是妓女。不過，許玉蘭確實犯了生活錯誤，就是何小勇……」²⁴許三觀轉過臉去看許玉蘭，要她把這事向三個兒子交待清楚。

許玉蘭詳細地哭訴著被何小勇侵犯的經過，但許三觀不想讓許玉蘭交待得太清楚就打斷她，要兒子發言，一樂說他現在最恨的就是何小勇，第二恨的就是許玉蘭。許三觀擺擺手，讓一樂不要說了，然後他要二樂發言，二樂問許玉蘭說：「何小勇把你壓在牆上，你為什麼不咬他，你推不開他可以咬他，你說你沒有力氣了，咬他的力氣總還有吧！」許三觀聽了，吼叫了一聲，又喝止了二樂，嚇得三樂什麼都不敢說了。一樂卻又補充說：「我剛才說到我最恨的，我還有最愛的，我最愛的當然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第二愛的……」一樂看著許三觀說：「就是你。」許三觀聽到一樂這麼說，眼淚流出來了，對許玉蘭說：「誰說一樂不是我的親生兒子？」

接著許三觀溫和地對三個兒子坦承說他也犯過生活錯誤，他去探望婚前喜歡的女孩林芬芳，林芬芳摔斷了腿，她的丈夫不在家，他就和林芬芳親熱起來了。許三觀努力護衛著妻子，不希望兒子看輕他們的母親：

「我和林芬芳只有一次，你們媽和何小勇也只有一次。我今天說這些，就是要讓你們知道，其實我和你們媽一樣，都犯過生活錯誤。你

²⁴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頁 212-213。

們不要恨她……」

許三觀指指許玉蘭，「你們要恨她的話，你們也應該恨我，我和她是一路貨色。」許玉蘭搖搖頭，對兒子們說：「他和我不一樣，是我傷了他的心，他才去和那個林芬芳……」

許三觀搖著頭說：「其實都一樣。」

許玉蘭對許三觀說：「你和我不一樣，要是沒有我和何小勇的事，你就不會去摸林芬芳的腿。」

許三觀這時候同意許玉蘭的話了，他說：「這倒是。」

「可是……」他又說，「我和你還是一樣的。」²⁵

在這一段家裡批鬥的過程中，我們從語言的一來一往中，見到許三觀多年來對於許玉蘭與何小勇的一段肉體關係真正釋懷，也得到的內心的和解，他以理解和寬容的同理想法，和妻子站在一起，一起面對兒子的檢討。以上感人的真誠對話，正是對於文化大革命標榜著：打破一切舊有家庭觀念與家人關係，是一個最大的諷刺。

小說的最後一章，許三觀已經年過六十了，三個兒子在城裡，也成家立業，搬到別處了，大家日子都過得不錯，倆老也不缺錢了。有一天，許三觀突然想吃豬肝，但身上沒帶錢，他決定為自己賣一次血，但是到了醫院，年輕血頭卻嫌棄他的血，只能賣給油漆匠漆傢俱，這時他突然感到自己的無用，他想著四十年來，每次家裡遇上災禍時，他都是靠賣血渡過去的，今天是第一次，他的血賣不出去。以後他的血沒人要了，家裡再有災禍怎麼辦？他因此大哭。三個兒子正好在大街上遇到父親在哭，覺得父親爲了要吃炒豬肝而哭，有些丟臉，要父親回家去哭。這時許玉蘭一口氣把三個兒子狠狠數落了一頓：

「你們的良心被狗叼走啦，你們竟然這樣說你們的爹，你們爹全是爲

²⁵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頁 217。

了你們，一次一次去賣血，賣血掙來的錢全是用在你們身上，你們是他用血餵大的。想當初，自然災害的那一年，家裡只能喝玉米粥，喝得你們三個人臉上沒有肉了，你們爹就去賣了血，讓你們去吃了麵條，你們現在都忘乾淨了。還有二樂在鄉下插隊那陣子，爲了討好二樂的隊長，你們爹賣了兩次血，請二樂的隊長吃，給二樂的隊長送禮，二樂你今天也全忘了。一樂，你今天這樣說你爹，你讓我傷心，你爹對你是最好的，說起來他還不是你的親爹，可他對你是最好的，你當初到上海去治病，家裡沒有錢，你爹就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去賣血，賣一次血要歇三個月，你爹爲了救你命，自己的命都不要了，隔三、五天就去賣一次，在松林差一點把自己賣死了，一樂你也忘了這事。你們三個兒子啊，你們的良心被狗叼走啦……」²⁶

聲淚俱下的許玉蘭把口袋裡所有的錢都摸出來，拉著許三觀說：我們現在有的是錢，我們走，我們去吃炒豬肝，去喝黃酒。許玉蘭總共爲許三觀點了三盤炒豬肝，一瓶黃酒，還有兩壺二兩的黃酒，讓他可以大快朵頤，並且還護衛著許三觀把年輕血頭臭罵了一頓，許三觀終於笑了。

我們在這裡見到的是夫妻胼手胝足，榮辱福禍與共，珍惜相愛，點點滴滴所積累而來的患難情誼，相當令人感動，其中對彼此的包容、理解與體諒，更是值得學習。

(六) 對弱勢族群悲天憫人的關懷

《許三觀賣血記》是「一部關注現實、外表樸實簡潔和內涵意蘊深遠的完美結合的作品。作者憑著他卓越的想像力和極大的溫情描繪了賣血這種磨難的人生並由此而產生的悲情。」²⁷的確，小說的悲情在於寫出了普羅大眾的生存狀態和生活質量，就像我們在小說中見到大家都說賣血之前要喝大量

²⁶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頁 290-291。

²⁷ 謝汝朵：〈血的“旅行”及其悲劇性——對余華《許三觀賣血記》的一次審視〉，《肇慶學院學報》，第 30 卷，第 4 期，2009 年 7 月，頁 22。

的水，而且不能排尿，這樣身上的血才會比較多，也降低血的濃度，還說賣血後去吃豬肝，就可以補充身體所失去的血。於是，許三觀每次賣血之前都如法炮製。這樣以訛傳訛的愚昧無知，到了幾年後許三觀得知曾經和他一起賣血的阿方就是因為憋尿，憋到膀胱破裂，身體敗壞，不能再賣血了，他才知道原來過去的觀念都是錯的。

此外，還有流言蜚語對人的非議的傷害也充分展現，城裡很多認識許三觀的人，在二樂和三樂的臉上認出了許三觀的鼻子和眼睛，可是在一樂的臉上，就找不到和許三觀相似的地方。他們開始在私下裡議論：「他們說一樂這個孩子長得一點都不像許三觀，一樂這孩子的嘴巴長得像許玉蘭，別的也不像許玉蘭。一樂這孩子的媽看來是許玉蘭，這孩子的爹是許三觀嗎？一樂這顆種子是誰播到許玉蘭身上去的？會不會是何小勇？一樂的眼睛，一樂的鼻子，還有一樂那一對大耳朵，越長越像何小勇了。」²⁸

這樣惹事生非的話傳到了許三觀的耳裡，接著引發一連串的蝴蝶效應。許玉蘭原是承認僅只在婚前和何小勇有一次關係，一直到屈服在外在的壓力底下默認了一樂是何小勇的小孩。其實可不可能一樂真是許三觀親生的？

在中國滿是災難的五、六十年代，在困厄的大環境底下，人情的冷漠疏離更是在小說的文革批鬥的場景中屢見不鮮，例如，許玉蘭被掛上妓女的罪名被批鬥，連同兒子也不敢出門，因為一出門，認識他們的人都叫他們：「兩元錢一夜」，他們被叫得頭都抬不起來。

作者正是有意要透過這樣的描寫，強烈反襯出弱勢族群所需要的關注，藉此透顯出他對貧苦百姓的深切關懷。但他不僅從反面書寫，也從正面提醒人與人之間的溫厚情誼。

許三觀在往上海的途中結識了搖船的兩個年輕兄弟，真誠地分享他賣血的經驗，還以過來人的身份告誡他們，他一個常常賣血的朋友根龍就是在一次賣血後，腦溢血身亡：「你們往後不要常去賣血，賣一次要歇上三個月，除非急著要用錢，才能多賣幾次，連著去賣血，身體就會敗掉。你們要記住

²⁸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頁 72。

我的話，我是過來人……」²⁹而當這兩個兄弟得知許三觀連續賣血是爲了救他兒子，但身體已虛弱到不能再賣血了，而也以真情回報——

來喜說：「你說我們身上的血比你的濃？我們的血一碗能頂你兩碗？我們三個人都是圓圈血，到了七里堡，你就買我們的血，我們賣給你一碗，你不就能賣給醫院兩碗了嗎？」

許三觀心想他說得很對，就是……他說：「我怎麼能收你們的血。」

來喜說：「我們的血不賣給你，也要賣給別人……」

來順接過去說：「賣給別人，還不如賣給你，怎麼說我們也是朋友了。」

許三觀說：「你們還要搖船，你們要給自己留著點力氣。」

來順說：「我賣了血以後，力氣一點都沒少。」

「這樣吧，」來喜說，「我們少賣掉一些力氣，我們每人賣給你一碗血。你買了我們兩碗血，到了長寧你就能賣出去四碗了。」

聽了來喜的話，許三觀笑了起來，他說：

「最多只能一次賣兩碗。」

然後他說：「爲了我兒子，我就買你們一碗血吧，兩碗血我也買不起。我買了你們一碗血，到了長寧我就能賣出去兩碗，這樣我也掙了一碗血的錢。」³⁰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黑暗現實，雖然無奈地揭露了醜陋的多面人性，但卻並沒有完全抹煞掉人性、親情與道德，作者藉由對於人們生存環境的極大關懷，人與人之間的關懷與相互協助，不但歌頌優美的人性，也更在於呼喚和宣揚人性的溫情和人道主義。

²⁹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頁 277。

³⁰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頁 278-279。

三、結語

浙江省文學院的副研究員洪治綱探究包括余華在內的先鋒派作家，認為他們「對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與自身之間關係的追索與思考，都抵達了一種新的思想高度。……只有對人類的存在進行永無止境的探究，才有可能找到真正能確立自己獨創價值的內在動力和審美源泉……」³¹在資源有限的生活條件與生存環境下，道德禮教都不如實際的糊口生存來得重要，但即使如此，親情與溫情還是永遠存在，這應該是《許三觀賣血記》所欲提示的「一種新的思想高度」。

的確，余華《許三觀賣血記》所提示的人文關懷與蘊涵，聚焦在倫理議題，包括從關懷自我、群我、歷史文化、社會環境等廣義的面向，向讀者展現了各種人的生存狀態和內心情感，喚醒我們的自身意識，也讓我們審視人性的矛盾渴望與複雜多變，進而有更大的能量與愛心去關愛身邊的人事物。

在作者簡潔有力的敘事、幽默風趣的對話以及用心設計的情節安排中，展現著市井小民的人性晦暗與良善，體現其在深層的終極意義上對人類命運的關懷以及對於現實層面的關注。

因此，藉由本論文的研究，相信可以提供「通識」課程在人文教育上，不管是大陸文學、歷史或是人文關懷方面相當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³¹ 洪治綱：〈無邊的遷徙：先鋒文學的精神主題〉，《文藝研究》，第6期，2000年，頁14。

參考文獻

- 王德威 (1997),〈傷痕即景,暴力奇觀——余華的小說〉,《許三觀賣血記》序論,頁 25-26,臺北:麥田出版。
- 余 華 (1997),《許三觀賣血記》,臺北:麥田出版社。
- 洪治綱 (2000),〈無邊的遷徙:先鋒文學的精神主題〉,《文藝研究》,6,頁 14。
- 歐陽欽 (2010),〈苦難中的溫情——解讀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語言文學研究》,2010 年 7 月號下旬刊(文教資料),頁 16、18。
(<http://wenku.baidu.com/view/63d83268a45177232f60a2f1.html>)
- 謝汝朵 (2009),〈血的“旅行”及其悲劇性——對余華《許三觀賣血記》的一次審視〉,《肇慶學院學報》,30(4),頁 22。
- 蘇 菲 (2008),〈淺談《許三觀賣血記》的重複敘事及其心理印象〉,《瓊州學院學報》,15(6),頁 76。

The Humanity Nature of Yu Hua's "XU San-guan Selling Blood"

Pi-Yueh Chen^{*}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valu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Yu, Hua's novel, "Xu, San-guan Selling Blood," in terms of humanity nature. Six issues—"conducting good deeds", "showing gratitude; repaying ingratitude with kindness; keeping promises", "humanity beyond blood ties", "being positive", "sincerity in misfortunes", and "concerns for the weak"—are covered in the study.

By means of novel reading, the author expects to promote the general humanistic education and also to connect the concerns for the reality with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resources, which can provide extensive humanistic materials on general education and reflect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General Education, Humanistic Education, Novel, Yu, Hua

* Professor, School of Liberal Education, Shih Chien University, E-mail: piyueh@mail.usc.edu.tw.